

TAIYANG BULUO

太阳部落

刘巍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太阳部落

刘 巍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阳部落 / 刘巍著,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
2002. 4

ISBN 7-5033-1517-2

I. 太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3962 号

书 名: 太阳部落

作 者: 刘 巍

责任编辑: 刘增新

装帧设计: 曾 腾

责任校对: 张燕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E - mail: jfwych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才智印刷厂

开 本: A 5

字 数: 134 千字

印 张: 6.75

印 数: 1 — 6000

版 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517-2/I·1218

定 价: 12.50 元



作者简介

刘巍，蒙古族，1979年7月生于辽宁省铁岭市。鲁迅文学院首届少年作家班学员。1992年13岁时，处女作《给美国朋友的一封信》获“国际少儿书信大赛佳作奖”，此后相继获省级以上征文奖十余次。21岁时出版长篇小说《泽野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），产生较大影响。其作品及个人创作经历，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新闻出版报》、《中华读书报》、《上海青年报》、《跨世纪人才》等报刊曾先后作过评介和报道。目前已发表文学作品40万字。

第一章

林雨晴把入学后第一个月的两百五十八元伙食费交给司务长以后,如释重负地回到了五班。

推开房门,她发现大家都是一副怪异的表情,好像她脸上写了什么令人不解的字似的。

“你们……怎么了?”林雨晴心里有些没底,便试探性地问了一句。

“哎,我说林雨晴,你交伙食费

了吗？”丁晓濛一句话，让林雨晴心头一震，但片刻之后，她还是装出了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。

“什么伙食费？你说什么呐！”

“你自己去食堂的黑板看看，那黑板白字，可是清楚得很……”丁晓濛几乎是一字一句从嘴里吐出了这句话。

林雨晴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，便去了食堂。刚进门，就发现了黑板上那行刺眼的粉笔字：

“林雨晴交委培学员伙食费 258 元。”

一个多月了，林雨晴一直在刻意隐瞒自己委培学员的身份，她怕招来别人的冷眼，怕别人的闲言碎语。但现在，这个秘密被揭穿了。她不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写在小黑板上，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写，她只是想：我怎么面对呀？

不过五班这十几号人在得知真相后，倒没怎么把林雨晴委培生的身份放在心上。小值日该给她打多少饭还是打多少，出公差轮到她还是让她去。没有人为她而改变什么，也没人想改变她。

但就是这种寻常的平静却造成了林雨晴的错乱。她总是以为大家在努力掩饰着什么，也许是在掩饰对她的鄙视，也许是在掩饰对她的不屑。也正是这种偏执的想法使她在一次早饭后的路遇中，产生了严重的自卑。

路遇的另一方是五班敬爱的班首长方驰，他一直习惯低头走路，现在刚刚当了班长头也不自觉地仰了起来。

“方驰!”林雨晴心里想着,嘴里不禁脱口而出,声音小得根本谈不上用分贝来形容,所以并没有引起方驰的注意。

然而,对于林雨晴来说,这却是个不小的打击,她以为他是故意不理她。所以当方驰从她眼前默默走过的那一刻,林雨晴从心底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。

回到寝室,林雨晴和往常一样整理着个人的内务,却听到了晓濛正与其他几名女学员谈论着高考的成绩,气氛还挺热烈的。

“二宝,你总分多少进来的?”

“文科五百八,‘眼镜’你呢?”

“我总分比你差点儿,五百六十多,不过英语还行,单科一百四十二。”

“一百四十二还高哪,我这次高考英语发挥一般还一百四十五呢?”

“丁晓濛,你也就是吹吧,反正吹牛也不犯死罪!”

“哎,不信咱去队部查档案,谁输了谁……”

丁晓濛突然发现林雨晴在寝室的一角整理内务,便敛起嗓门,支开了话头。

“二宝,眼镜,咱们赶快回队里集合吧!”丁晓濛使了个眼色,其他两个赶忙站起身,脸上的不悦换成了灿烂的热情。

“雨晴,走啊!别迟到了!”丁晓濛还不忘提醒林雨晴一句,但林雨晴读出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礼貌成分。

“我晚去一会,我被子大角还没弄好,你们先去吧!”林

雨晴也冲着丁晓濛笑了笑,然后下意识地用手捏住被子的大角,抻了两下。

丁晓濛那三个女生走后,林雨晴独自坐在马扎上,眼里滴出了委屈的泪水。

她并不是一个坏学生,至少从学生时代开始时她的照片就一直是光荣榜上的常客。但面对高考,她却没能成为强者。因为承受着比普通学生更大的压力,所以她的落榜便成了早有预感的结局。

但当这种预感成为现实的时候,她却和周围的老师、同学一样,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在那段日子里,对“不可能”三个字的诠释成了她日常的最大爱好。可就在现在,就在此刻,她面对眼前自己与别人的差距,终于甘心认输。正因为如此,在当晚的三千米越野跑中她第一次掉了队,一个人坐在跑道边的石阶上喘着粗气。

班上一个叫童晖的学员,发现了林雨晴情绪的变化。而且还挺在意。

说实话,童晖是真心想帮林雨晴一把,这倒不是因为他是队里唯一一名高中入党的学员,而是因为他觉得林雨晴家庭条件不好又来读委培,的确不容易,所以很同情她。

说林雨晴家庭条件不好,童晖也不全是妄加猜测,是通过林雨晴的鞋判断出来的。林雨晴自打走进五班的门就一直穿着双军用绿胶鞋,即便节假日休息也不例外。这使得她和班上另一名“少数民族”丁晓濛形成了鲜明对比:丁晓濛最讨厌穿军胶,理由是它既没个性又容易制造脚气。

正是这种对比,使童晖有了“扶困济贫”的想法,但又怕

别人对他的作法有什么异议,所以童晖总是私下里关心一下林雨晴。尤为突出的是当小值日时,他总是把林雨晴碗里的菜塞得满满的,气得坐在林雨晴身旁的丁晓濛两眼直冒火星。

丁晓濛对五班的八名男生,最怀有好感的还就数童晖了。有一次同寝的二宝问她对队里哪个男学员最有印象,她不加思索地就搬出了童晖,还冠上了“有魅力、有魄力,有潜力”三个优点,弄得“方驰迷”“眼镜”当场大跌眼镜。

方驰也发现了童晖的伎俩,但他却搞不清童晖为什么要照顾林雨晴:丁晓濛是正式学员,各项素质又都比林雨晴强了许多,跟童晖又是“铁哥们”,他干吗要舍近求远呢?

第二章

眼见着新训生活过了大半，考验军人素质的野营拉练也将临近了。

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林雨晴出事儿了。

事情发生在星期五下午的例行站军姿上。这天正赶上江南的“秋老虎”天，烈日当头，中暑的林雨晴站着站着，突然直挺挺地向前倒了

下去。

“报告——”

丁晓濛见身旁的一个大活人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摔在了水泥地上，自己也受了惊吓，连忙失声喊了起来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昏迷的林雨晴才勉强睁开了眼睛。不过，在她眼前坐着的却不是五班任何一名学员，而是学员队队长魏建军。

魏建军一直是全队公认最有军人气质的队领导。他向来不露笑容，使学员们少了许多与他接近的机会。

“魏队长，班上的同学还好吧？”林雨晴其实最怕自己没人探望，因为那样就证明了她在班上的位置无足轻重。但面对队长，她又不好明说。

“你们班上的那些人啊，说不定都在自由活动了！”在女生面前魏建军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，便笑着说。

林雨晴果真以为班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看她，心里失望极了，但面对队长还是装出了一副豁达的样子。

不知是谁通知的，大队长秦海峰也来到了病房，这使魏建军颇感意外：秦大队长今天不是去拉练路线的沿途踩点了吗，怎么会知道林雨晴得病的事？还这么郑重其事地跑来探视？

“林雨晴，你的身体现在很虚弱，我看就别参加野营拉练了！”秦海峰搬了把椅子坐在林雨晴的床边，轻声道。

林雨晴用惊奇而倔强的眼光望着秦海峰，努着嘴说道：“谁说我有病了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但你目前需要休息，况且明晚咱们就要出发了！”秦海峰仍然在劝林雨晴。

“反正我要去！”林雨晴来了牛脾气，“我是委培生，但至少我也应该有证明自己的权利！”

秦海峰望着林雨晴坚定的目光，有些犹豫了。这时，童晖、方驰和丁晓濛作为五班的代表，来病房看林雨晴来了。

“秦大队长，您也来了！”当几个人热情地与秦海峰寒暄的时候，林雨晴的眼睛里多少流露出几丝不满。

在林雨晴的眼里，班上的几个人明显是冲着秦大队长来的，他们来看她无非是受到了秦海峰的“感染”，企图在领导面前表现一番。

林雨晴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，一直和秦海峰、魏建军搭讪，故意冷落班上来的三个代表。

童晖见林雨晴故意不理他们，知道她一定是心里觉得委屈，便在秦海峰和魏建军走后试探地问了一句：

“雨晴，我们来迟一步，你可不要放在心上啊！”

“放在心上？”林雨晴仰望着雪白的棚壁，没有转头，慢慢地说道，“我可没放在心上，只是装在了胃里，等消化了就沿着小肠大肠排出体外！”说完委屈得哭了。

两道划破夜空的信号弹标志着野营拉练的正式开始。下午偷偷逃出病房的林雨晴也溜回女寝打了背包，跟上了这支两百多人的队伍。

不过，她不敢回到队里，她怕魏队长那个老古董，说不定会把她遣送回基地。所以，林雨晴只能悄悄地跟在队列

的最后面。她盼望着混到天亮，到那时“生米煮成了熟饭”，队长也拿她没辙了。

怀着这种愿望，她随着压后的三中队夜行。由于此时大队公布的演习情境是敌机侦察，所以没有人开手电，大家都是在借助天上的月光辨识道路。

突然，林雨晴踩到了一块个头不大但形状很不规则的石头，身体失去了重心，滑倒了。

周围的几个男同学连忙把她扶了起来，发现她不是自己队的，便问了一句：

“你是哪个队的，怎么跑到最后面来了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是二中队的，来时扭了脚，才被安排在了队列的最后面！”林雨晴赶忙扯了个谎。

“哪个安排你到大部队的最后边的？”突然，林雨晴听到身后传来了一个挺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的声音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是秦大队长让我留在这儿的。”林雨晴心想至少得提个大队领导，吓唬吓唬对方，便搬出了秦大队长的招牌。

“是吗？”那个人声音却没怎么软，反倒笑了起来，“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

这回林雨晴终于搜索到了刚才那个熟悉声音的记忆，那声音恰恰是属于她当作招牌的秦大队长。

“大队长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！”

“林雨晴，你不是留在卫生所的病房里了吗？是不是偷偷跑出来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说了嘛，我必须要证明自己！”林

雨晴想起在病房里自己的这句慷慨陈词。

“证明自己？证明自己就要回二中队去，到三中队躲着干嘛？”秦海峰本意是想让林雨晴回去，但夜黑风高，部队又已经走出了快二十里，他必须确保学员的人身安全；而学员队学员大多都参加了拉练，林雨晴当然也有参与的权利。

“那就这样，你先跟三中队走到天亮，等早上大休息时我跟你们队长说说！”

“谢谢大队长，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！”

“林雨晴，我不反对你证明自己！但你给我记住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！”

“是，我记住了！”林雨晴坚定地说。

没想到命运又一次把童晖和林雨晴拴在了一起。

第二天一早大休息时，秦海峰真的带着林雨晴找到了魏建军，他命令魏建军安顿好林雨晴这个想做孤胆英雄的“病号”，尽管她的作法有些离谱。

魏建军看到林雨晴，顿时生了一肚子气，因为林雨晴的样子太狼狈了：打得不结实散了一角的军被，满是尘土又破了膝盖的迷彩服……最可气的是她还没有统一装备的“八一”式自动步枪，站在面前活脱脱的一个“假军人”形象。

怒火中烧的魏建军真想把林雨晴送回去，但上有秦大队长的命令，而且人已经到这了，回去又有几十里的长路，只好作罢。

魏建军不仅得把林雨晴留下，还必须在五班找个学员照顾她。魏建军找到童晖，要他沿路照顾林雨晴，没想到童

晖一口回绝了：

“我和她有矛盾，我不干！”

“不干也得干，这是命令！”

“干嘛非要找他看着我，我又不是上托儿所的小孩！”童晖的意见刚压下去，林雨晴又提出了抗议。但魏建军已经打定了主意，所以面对林雨晴他没有松口：“有矛盾正好借这个机会沟通一下，林雨晴，队里就这么定了！”

近两天的野营拉练，差不多已经把童晖和林雨晴之间的那段不愉快冲淡了，但碍于面子，两个人还是不肯主动跟对方说话。

最后僵局还是由童晖打破的，他看见林雨晴打的背包仍然不紧凑，一会儿就要散架，便主动嚷了一句：

“林雨晴，把你的背包卸下来。”

“干嘛？”

“我给你重打一遍，你没看背包带松得跟面条似的。”

“那……给你吧！”

林雨晴和童晖几乎是背对背完成这次背包传递的，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直接面对对方的目光。

但当童晖蹲在地上解开背包带的时候，林雨晴还是哈着腰站在了他身旁。

“童晖，你为什么要帮我打背包？”林雨晴放低了声调，但这个问题似乎问得画蛇添足。

“少问那么多！”童晖说道，“对了，林雨晴，你的雨衣呢？”

“没买。”林雨晴说。原来委培生不发雨衣，要自己掏钱买。林雨晴当时一听“买”字，就拒绝了。

“那要是下雨了怎么办，你以为得病是闹着玩儿的？”

“没事儿，雨中散步多浪漫呀。”林雨晴一副乐观的态度。

“少来了，快把背包背上！”童晖站起身，瞪了林雨晴一眼。

林雨晴掂起背包，突然发现了最外边打着的黑色军用雨衣，惊讶地问：“这雨衣是你的吧？”

“嗯！”童晖一副毫不在意地样子。

“那要是下雨了怎么办！”

“我浪漫一回算了，谁让你是重点照顾对象了。”童晖终于正眼看了林雨晴一次，不过就是这次正视却使他发现林雨晴的眼睛比自己大了将近一倍，好像以前还没发现。而且，是双眼皮儿。

林雨晴也发现了童晖的那双单眼皮的小眼睛，目光却炯炯有神，她暗想道：“不怪人家都说：小眼睛，单眼皮，一看就是敞亮人儿。”

四目短兵相接很快便结束了，两个人各自拎起了背包，加快了前进的脚步。

童晖和林雨晴的矛盾化解了，但童晖和丁晓濛的关系却一直没有解冻。

作为一班之长的方驰，总想顾全大局统一全班，他认为这样对他的工作也算是一种肯定。所以方驰便有意无意地

经常敲打丁晓濛,让她别老端着架子不放。

丁晓濛根本不吃方驰的这一套,况且她那两个外班的智囊二宝和眼镜总是鼓励她,要她把和童晖的斗争进行到底。